

东西文化观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陈序经 著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



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是希腊、罗马和犹太三者的混合体。希腊人的理想社会，是伦理上的小国寡民；罗马人的理想社会，是政治上的全欧帝国；犹太的理想社会，是宗教上的天国生活。这三者若能互相利用，也许能够相辅相成，而成为欧洲中世纪的统治势力。结果也许像中国一样的能够融汇宗教、伦理与政治，而使其势力坚固，天长地久。无奈欧洲的教义在理论上始终相信政治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固可用伦理而特别是宗教

朗朗书房·文化意义丛书

东西文化观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陈序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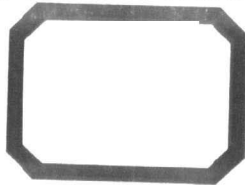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A202/03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甲午喪^一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上，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一張之洞^一革亦稍稍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文化观/陈序经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文化要义丛书)

ISBN 7-300-06055-2/G·1216

I. 东…

II. 陈…

III. 东西文化—理论研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276 号



文化要义丛书

东西文化观

陈序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7.6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2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文化的出路》与《东西文化观》是陈序经教授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中西文化论战。今天，如何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和西方新学，仍然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两部书中，陈序经先生深入而全面地介绍了 20 世纪初期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的三个派别，即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主张折衷办法的。

作为中西方文化问题上一个派别的主要代表，陈序经教授的理论观点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此次编辑这两部著作，我们力求保持原作者的语言习惯，对当时的一些用字习惯、人名地名以及所引用的外文等，未予改动，而主要纠正了一些错误的标点、错字、异体字等，必要的地方加上了一些编者注。

绪 论

无论是从中国的观点,或是从世界的观点,所谓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一个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虽因各人的旨趣和立场的不同而各趋于差异,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想可以说必要从文化上着手。换句话说,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的问题;而所谓文化的问题的重心,恐怕要算东西文化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虽然有了四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中国人能够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而引起研究的兴趣,恐怕还是最近十余年来事。这只能说中国一部分人的觉悟,而未免令人感觉到太迟一点了。

就大概来说,研究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想找出一种途径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设想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

(一)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路。

(二)主张选择的折衷的办法的路。

(三)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路。

本书的目的,是将这三派的思想来做一个比较的研究,好找出哪一条途径,是我们应当或是必须采行的。

因为这个问题很显明地有三个派别,所以我们可分开这本书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复古派,第二部分讨论折衷派,第三部分讨论西化派。在思想的研究上和材料的搜集上,全书从头到尾都有一贯的关系;然而从思想的派别上和人物的代表上,每一部或每一章都有其独立的性质。

书里的派别和人物的选择,当然尚有商量的余地或多少遗漏。比方折衷派的派别,当然不止七派,而每派的人物还有许多。然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尽量容纳材料,它的目的是在选择和评论比较重要的派别和人物。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绪论	(1)
第一编 复古主张的观察	(1)
引言	(1)
孔家复古主张的解释	(2)
孔家复古主张的批评(一)	(14)
孔家复古主张的批评(二)	(24)
评辜鸿铭的复古主张(一)	(35)
评辜鸿铭的复古主张(二)	(45)
评梁漱溟的复古主张(一)	(56)
评梁漱溟的复古主张(二)	(67)
第二编 折衷办法的派别	(81)
引言	(81)
道的文化与器的文化	(82)
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	(94)

2 东西文化观

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105)
静的文化与动的文化	(116)
植物文化与动物文化	(127)
人的文化与物的文化	(137)
所谓科学的选择办法	(147)
 第三编 全盘西化的理由	 (157)
引言	(157)
西化主张的态度趋向(一)	(158)
西化主张的态度趋向(二)	(170)
西化采纳的事实趋向	(182)
近代世界文化的趋势	(193)
东西文化发展的比较	(204)
东西文化分析的比较	(216)
对于一般疑问的解释	(227)
结论	(237)

第一编

复古主张的观察

引 言

本编的旨趣是解释及批评复古的主张。我们因为相信孔子是复古主张的中坚人物,所以对于孔家的复古理论和结果,特别注意。此外第四、五章所讨论的辜鸿铭,对于西洋文化虽曾做过相当的研究,然而他的复古主张,却不外是孔子的复古主张的注脚。梁漱溟因为自己口口声声主张复返孔子的生活,故也列入复古主张的派别内。然而他的复古理论,是很不明了和不彻底的。平心而论,梁氏除了口头和字面上的复古外,无论是从他对于文化的纵的

方面,或是横的方面的观察上看去,他都是偏于折衷办法的路上。他简直可以说是徘徊于复古和折衷之间,而成为复古和折衷两派的承上起下的人物。

孔家复古主张的解释

复古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而且是中国思想上的一个特点。我们试看思想最称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除了所谓法家没有明白和积极地主张复古以外,恐怕无论哪一家,都染了复古主张的色彩。法家的巨子,而特别是商君,虽没有明白和积极地主张复古,然而他却并不觉得今胜于古,反之还觉得古胜于今。他在《开塞篇》里说:

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彊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彊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修汤武之道。

据商君的意见,历史的演化,好像是每况日下的。他所谓“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修汤武之道”,是明明白白

觉得尧舜的时代是胜过汤武的时代,而汤武的时代,又胜过春秋战国的时代;简单来说,就是古胜于今。

历史的事实上固是古胜于今,但是积极和明白的复古,却非他所主张。其原因是因为他看的时势是时时变换的,因而过去的治理社会的方法,或是范围人群的习俗,以及满足生活的工具,无论怎样的好,未必能够适用于现在。所以圣人贤君当看明时代的病症所在,而施以药方,未必一定要沿旧蹈常而主张复古。

积极和明白地主张复古,固非商君的意想,但是事实上商君的政策若实行起来,其趋势和结果好像也是会跑到复古的路上。原来商君是一位主张重农最力的人,因为他太过重农,他不只是反对一般商贾和技艺人,他更极力反对所谓有智识的士人。其实除了统治阶级以外,照他的意见,被治阶级是不应当有智识的。因此他的重农政策,是含着愚民的政策。他在《农战》、《垦令》诸篇里,屡屡以为重农则民朴,朴则智巧无从发生;没有智巧,就是愚,愚则易治。我们上面所举出那段话里,明白地告诉我们,古代的政治社会之能够治平安乐,是因为民愚;要是民愚是过去的君主所以能够达到升平政治的条件,那么主张民愚的法家巨子的商君,不能否认他的政策的施行的趋向,是在复古的途径上了。

我们以为像商君的法家,主张用刑法来治理人民和国家,不过是一种手段。他既相信历史的演化,是日趋日下,而有所谓上世、中世、下世的分别,那么在堕落不堪的社会

里,若用过去的圣人所用的仁义来号召天下,正像对牛弹琴。仁义本身上的好处,他并没有否认,他所反对的是把理想太高的原则来挽救堕落不堪的社会。紊乱不堪的社会是要以残酷的刑法来治理的,因为刑法可以使人民畏避,畏避则可以导之于善良。所谓善良易治,就是愚昧无知。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所谓因时制宜的刑法,简直可以不用了,而过去的三王五帝的仁义礼教,自然是有采纳和施行的可能。

所谓法家像商君那样既非积极和明白的复古,而骨子里头又是有了复古的趋向。我已说过,我们差不多更可以大胆地说,除了法家以外,没有一家不走上积极复古的趋向。在他们的著作里,我们处处可以找出复古的言论,我们处处可以找出“古”这个字,是他们用来证明他们的主张的坚定和号召当时与将来的唯一标语。他们一方面看得当时政治制度的衰落没有一样足以取法,一方面又自诩为人微言轻,不足以号召天下,于是不得不捧出一个古字来,而其结果总是复古。

我们试看孟子所谓言盈天下的杨子和墨子的主张,通通都是复古。杨子说:

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从性而游,不逆万物。(《列子·杨朱》篇)

而所谓从心而动,从性而游,不外是:

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列子·杨朱》篇)

事实上要是人人都这样的复返太古,那么结果是只有人享快乐,没有人创作文化。这样做法,不但文化无从发生,恐怕人类也没法子来存在。这种的复古,是超出文化论上的范围以外,而成为缥缈的古,非纯粹的古。

至于墨子之主张复古,尤为显明。他说: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三辩》)

要是后代不如前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复返古。但是为什么要复返尧、舜、汤、武、成王之古呢?墨子的回答是:尧舜的古,是顺着天意的古。所以他说:

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天志》中)

于是可见得墨子的主张复古,是复返天意,或是天志。

梁任公先生以为墨家的天,是“‘人格神’,有感觉,有意识,有情操,有行为”的。我们以为这种天意、天志,太神秘了。他在《天志》中说,“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与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简直是把这个古来和我们所不能究诘、不能明白的鬼神来比拟。所以他所说的乃是神秘的古,而非纯粹的古。

又如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子,也免不了把古来做他的护身符。他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所谓愚民,不外是人民达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地位。能达到这种地位,是叫做得乎道。同时暗示历史演化是退步。退步不只是日退日坏,而且是一步一步和有条有理地退下去。所以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庄子在《缮性》篇也说道: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

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澡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

因为从历史上看去，最古的时代，既是得乎道的时代，再变而至于德、于仁、于义、于礼。那么补救之方，若不能一直由礼而跑到道，则至少也要一步一步的由礼而义，由义而仁，由仁而德，然后再由德而道。我们从这些的解释可以得到老庄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愈古愈好。

用这个原则而施诸历史的事实，则燧人、伏羲、神农氏以前的世界，像庄子所说是一个得乎道的世界。燧人氏、伏羲、神农只能称做得乎德。至于尧、舜仅得乎仁，再降至汤、武惟得乎义。由此再降至春秋，只见乎礼。因此之故，理想中的社会，是燧人以前的社会。但是万一不能达到燧人氏以前的社会，又怎么办呢？我们以为老、庄也许主张先达到汤、武之世，再由汤、武而尧、舜，而神农，最后再进一步，而达到燧人氏以前的地位。这样看来，老、庄之主张

复古,并非一件希奇的事。

我们应当记得老、庄所谓至善之古,乃一个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的世界。这种的古,是一个绝对没有文化的古;换言之,就是一个绝对的自然而然的古。因此之故,老、庄所谓理想中的至善之古,与其说是过去的、已往的古,不如说是古今所同的自然而然的世界。因为老、庄所提倡的复古,是返到自然的世界。这种自然世界,正像欧洲十八世纪,一般学者所提倡的自然世界。他们以为在这种的世界里,一切都靠着自然的供给,而不假以人手和心思;明白点说,这种社会,正是现代所谓绝对没有文化的原始社会。

老、庄所提倡的至善之古,既是自然的古,而所谓自然的古,也就是今之自然。自然既是古今一样,复古的自然,也就是复今的自然。严格来说,老、庄所提倡的至善之古,可以说非纯粹的古。

老、庄、杨、墨之主张复古,既非纯粹的古,所谓法家之复古趋向,又没有明白的表示出来。理论上能够真实的和明白的构成一种复古的主张,而成为复古思想的中心,还要算孔家的思想。

平心来说,孔子之历史演化观,并非根本和老、庄及法家不同。古代解释中国历史的人,总是以为历史的演化,是退步的,日趋日下的。老、庄、杨、墨固是这样,法家像商君也是这样;至于孔子,也逃不出这个圈子。不过他们大

家也有其异点，法家像商君见得历史的变化，日趋日下，他们固然希望能够复返过去的治平安乐世界。然而他们一方面见得时势不同，一方面觉得复返过去的升平世界，并非一件目前所能做得到的事，于是提出因时制宜的办法，以救燃眉之急。待到目前的难关过了，然后再来打算。老、庄见得历史的演化，是日趋日下，他们固然没有否认由礼而义、而仁的比较进步的办法是有所补，但是理想的至善之古，却是自然世界。杨子、墨子也主张复古，然前者的复古，是趋回没有文化的地位，而后者又是个神秘的古，所以均非纯粹的古。至于孔子、孟子的主张复古，却是历史已经进化到某程度的一种不先不后的古。这种理想的古，在孔、孟的心目中，却是尧、舜的时代。所以孔子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其于舜，他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此为盛。

又如：